

坚持生态优先 推动绿色发展

——内蒙古在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中奋进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描绘北疆草原壮美风貌的民歌传唱至今。生态是内蒙古最大的资源，绿色是内蒙古的底色。

作为祖国北疆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内蒙古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着力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

绿色行动 筑牢北疆生态屏障

仲夏时节，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区进入一年中最美的时期，树木苍翠、百花竞放，昔日嘈杂的斧锯声彻底消失。

“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4年前全面禁伐，‘砍树’变‘看树’，换来了生态持续恢复。”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党委书记陈佰山自豪地说，与20年前相比，林区的林地净增约139万公顷。

大兴安岭之“变”，只是内蒙古生态修复成效的一个缩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在中央支持下大规模实施“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生态工程，生态已实现“整体遏制、局部好转”。

全国劳模殷玉珍家住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萨拉乌苏村，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过去，抬头低头全是沙。春天，‘黄风’刮得天昏地暗，一夜就把门堵了。”

从栽下第一棵树苗起，30多年来，殷玉珍夫妇吃住在沙窝子里，硬是将6万多亩荒沙变成了绿洲。“到底是我把沙治住了吧！”殷玉珍举目四望，樟子松、沙

柳等植被铺满眼前，“绿海”起伏。

内蒙古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生态功能区。目前，全区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2.1%，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持续“双增长”，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17年“双减少”，草原植被平均盖度已连续3年稳定在44%，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

绿色转型 打破资源经济“天花板”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民达露天煤矿，昔日的开采区已经复垦、绿化，种植着蔬菜瓜果，鸡舍、羊圈、牛棚一应俱全，一片绿意盎然。

内蒙古煤炭资源丰富，滚滚乌金曾带动GDP高速增长，但也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内蒙古痛定思痛，下决心全面建设绿色矿山，加快绿色转型。

“我们坚持做到开采一块，复垦一块，绿化一块。”民达煤矿负责人贾五宽说，矿区还将复垦区产业升级，建起一个现代生态农业园，实现了资源开采与生态修复的有机统一。

地区“一煤独大”，产业附加值低、后续动力不足等问题，是内蒙古实现高

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另一道坎。近年来，全区抓住市场机遇，引导企业走煤炭转化增值道路，促进现代能源经济发展。

乌黑的煤粉送入生产线，就能生产出如矿泉水般清澈的柴油、石脑油，在国能集团鄂尔多斯煤制油分公司，奇幻的变化令人惊叹。目前，这家公司运营着全球首条百万吨级煤炭直接液化生产线。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境内的中天合创煤化工一体化示范项目，每年可转化煤炭800万吨，设计年产137万吨聚烯烃产品。去年项目开始全面运营，实现收入近114亿元。

煤制油、煤制气、煤制烯烃、煤制甲醇……如今，内蒙古已构建起规模、技术领跑全国的现代煤化工产业集群。去年底，全区煤炭转化率已超38%。

绿色发展 新兴产业渐成集群

指示灯不停闪烁，服务器高速运转。落户乌兰察布市的华为云数据中心一期项目，去年已有1万多台服务器投入运行，可容纳30万台服务器的二期项目将于今年竣工。

近年来，内蒙古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培育新产业、新动能，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正在逐渐成形。

内蒙古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内蒙古气候条件适宜、地质结构稳定，且具有低电价优势，大数据产业正成为内蒙古经济的新动能。特别是抓住入选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契机，内蒙古聚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吸引三大电信运营商和苹果、华为等行业龙头签约入驻。如今，全区云计算服务器承载能力达到百万台，领跑全国。

超洁净生产车间里，机械手稳稳地传递着玻璃基板。总投资200多亿元的京东方鄂尔多斯AM-OLED显示器件项目，去年二期工程的产量不断提升。

去年5月投产的包头江馨微电机公司，用稀土永磁材料制造的微型变焦马达，体积小，性能好，广泛用于制造手机、电脑、安防、机器人等设备的摄像头。

电子信息、清洁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去年，内蒙古全区高新技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1%。同时，现代物流、电商等服务业也蓬勃发展，三产增加值比重、增长贡献率“双过半”。

据新华社

血雨腥风的承载

——记忆中的那些经典红色意象

军装、绑腿、草鞋，身后再背一个竹斗笠，这几乎成了人们心中最熟悉的红军战士形象。而这些记忆中的经典红色意象，承载着一段段血雨腥风的岁月，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竹斗笠——最鲜活的红色意象

在福建省长汀县博物馆里，陈列着当年红军斗笠厂印制“工农红军”四个大字的铸铁模片和当时使用的桶和剪刀等工具。

1929年3月11日，红四军从江西首次进入闽西。3月14日，长岭寨围歼战打响，当日长汀县城解放，闽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红色政权建立。

长汀地方党史专家赖光耀介绍，长汀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红四军在大量手工作坊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根据部队之需建了几十家为部队服务的军需工厂，其中就有红军斗笠厂。

1932年冬，红军斗笠厂支书廖二子听到有红军战士抱怨，生产的尖顶斗笠既笨重又不好携带，使用也不方便，还经常划破衣服，不适应战斗生活需要，就立即召集技术骨干，进行技术革新。

“原本尖尖的笠顶，被改为缠藤的平顶，竹片夹边改为竹篾缠边，竹叶原料再加一层油纸原料，斗笠面上还刷上桐油并印上‘工农红军’四个大字，笠面左右两边各刷上一个鲜艳的红五星。”赖光耀说。

1933年秋，红军斗笠厂从家家户户会做斗笠的长汀南山谢屋村等招收100多名工人，产量迅速增加。仅1934年长征前九个月，工人们就日夜兼程地生产了超过20万顶斗笠，确保红军将士和赤卫队员人人都有一顶“红军斗笠”。

这些斗笠从长汀斗笠厂出发，伴着红军将士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不少红军将士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满怀深情地提及这种具有显著苏区特征的斗笠。

草鞋——不可缺少的战略物资

与斗笠相比，草鞋是长征期间红军更重要的战略物资。

“只有草鞋这种容易就地取材，制作简单的廉价鞋子才能使红军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翻山越岭不断远征。”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义务红色讲解员钟鸣说。

当年红军机关报《红星报》就曾刊登过题为《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文章，文中描述道，红军开始长征时，由于准备不充分，不少战士赤脚行军，

导致频频生病。

此文还要求把解决部队的草鞋提到重要位置，以减少病员，巩固红军战斗力，并提出了解决草鞋的具体办法。

“红军想尽各种办法就地取材，采用稻草、麦秸、玉米秸、乌拉草等材料，手工编织制作鞋子。虽说鞋底不耐磨，然而在那个艰苦的年代，这种鞋子却成了战士的必备品。”钟鸣说。

红军从长汀出征前，苏区百姓日夜加班加点赶制草鞋。“打双草鞋送红军，表我百姓一片心。亲人穿起翻山岭，长征北上打敌人”，这首歌谣是红军与苏区百姓鱼水情深的历史见证。

2016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罗炳辉传》，对松毛岭保卫战和红九军团从长汀中复村出发的史实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其中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描写：“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挑来一担布鞋、草鞋，有许多鞋上还沾着泥巴，显然是刚从脚上脱下来的，他们说，鞋来不及做了，把这些穿过的鞋拿去吧，行军打仗少不了它呀。”

绑腿——最耀眼的装备之一

据史料记载，1929年3月，红四军

在长汀的第一套军服除了军帽、上衣、裤子之外，还有一副绑腿。

“长距离行军，一天下来血液都下积到腿部，双腿就会酸痛不已，打上绑腿，促进血液回流，能有效减轻腿部酸痛。”长汀县博物馆讲解员钟佩璇说。

钟佩璇介绍，山区多尖利岩石、多荆棘茅草、多虫蛇叮咬，绑腿还有保护腿部的作用。

“当时红军主要都是依靠徒步行军，所以绑腿也就成了红军不可或缺的个人重要装备。”钟佩璇说，“绑腿的作用很多，比如紧急情况下可以当作绷带包扎伤口或作为三角巾固定骨折部位，几根绑腿连接起来可以作为绳索来用。”

据了解，打绑腿时要站着打，才能保证绑腿松紧适度，打得太松不仅容易散落，也起不了保护腿部的作用。打得好的绑腿松紧合适，能封住鞋口，防止泥土或小石子进入鞋子。

红军的长征历程，有着太多艰辛的记忆。但那也是一个民族走向希望的光辉历程……

据新华社